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㑇梅香認合玉蟾蜍

詩云

世間好事必多磨　緣未來時可奈何
直至到頭終正果　不知底事欲蹉跎

話說從來有人道好事多磨、那到底不成的自不必說、儘有到底成就的、起初時千難萬難、挫過了多少機會、費過了多少心機、方得了結、就如王仙客與劉無雙兩个中表兄妹、從幼許嫁、年紀長大、只須劉尚書與夫人做主兩个一下配合了、有何可說、却又尚

書齋悔起來、干推萬阻、比及夫人擬撥得肯了、正要做親、又撞着朱泚姚令言之亂、御駕蒙塵、兩下失散、直到得干戈平靜、仙客入京來訪不匡劉尚書被人誣陷、家小配入掖庭、從此天人路隔、永無相會之日了、姻緣未斷、又得發出宮女打掃皇陵、恰好差着無雙在內、驛庭中遞出消息、與王仙客、跟尋得希奇古怪的一个俠客古押衙、將茅山道士仙丹矯詔藥死無雙在皇陵上、贖出尸首來救活了、方得成其夫婦同歸襄漢、不知挫過了幾个年頭、費過了多少手腳了、早知到底是夫妻、何故又要經這許多磨折、真不

知天公主的是何意見、可又有一說不過艱難不題、
好處、古人云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却不早完了事、然没一些光景了、畢竟歷過多少閞阻無限風波、後來到手、方爲希罕、所以在行的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真有深趣之言也、而今說一段因緣、正要到手、却被無意中攪散、及至後來兩下各不指望了、又曲曲灣灣反弄成了、這是氤氳大使顛倒人的去處、且說這段故事、出在那个地方、甚麼人家、怎的起頭、怎的了結、看官

不要性急、待小子原原委委說來、有詩爲証、

打鴨驚鴛鴦、　分飛各異方、
天生應匹耦、　羅列自成行、

話說杭州府有一个秀才、姓鳳名來儀、字梧賓、少年高才、只因父母雙亡、家貧未娶、有个母舅金三員外、看得他是个不凡之器、是件照管周濟他、鳳生就冒了母舅家之姓、進了學、入場考試、已得登科、朋友往來、只稱鳳生、榜中名字、却是金姓、金員外一向出了歷火之資、替他在吳山左畔、賃下園亭一所、與同兩个朋友做伴讀書、那兩个是嫡親兄弟、一个叫做竇尚

文一个叫做賈尚武、多是少年豪氣、眼底無人之輩、
三个人情投意合、頗有管鮑雷陳之風、賈家兄弟、爲
因有一个親眷上京爲官、送他長行、就便往撫州探
訪相識去了、鳳生雖已得中、春試尚遠、還在園中讀
書、一日傍晚時節、誦讀少倦、走出書房散步、至園東、
忽見墻外樓上、有一女子、凭窗而立、貌若天人、只隔
得一堵墻、差不得多少遠近、那女子看見鳳生青年
美質、也似有眷顧之意、毫不躲閃、鳳生貪看、自不必
說、四目相視、足有一个多時辰、鳳生只做看玩園中
菊花、步來步去、賣弄着許多風流態度、不忍走回、直

等天黑將來、只聽得女子叫道、龍香掩上了樓窗、一个侍女走起來、把窓撲的關了、鳳生方才四步、心下思量道、不知隣家有這等美貌女子、不曉得他姓甚名誰、怎生打聽一个明白便好、過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也無心想觀看書史、怔怔梳洗了、即望園東墻邊來、擡頭看那鄰家樓上、不見了昨日那女子、正在惆悵之際、猛聽得墻角小門開處、走將一個青青秀秀的丫鬟進來、竟到園中採菊花、鳳生要撩撥他開口、故作厲聲道、誰家女子、盜取花卉、那丫鬟啐了一聲、道是我隣家的園子、你是那里來的野人、反說我

盜鳳生笑道盜也非盜野也不野一時失言兩下退過罷丫鬟也笑道不退過我你些甚麼鳳生道請問小娘子採花去與那个戴丫鬟道我家姐姐梳洗已完等此揷戴鳳生道你家姐姐高姓大名何門宅眷丫鬟道我家姐姐姓楊小字素梅還不曾許聘人家鳳生道堂上何人丫鬟道父母俱亡傍著兄嫂同居性愛幽靜獨處小樓刺繡鳳生道昨日看見在樓上凭窗而立的想就是了丫鬟道正是他了那里還有第二個鳳生道這等小娘子莫非龍香姐麼丫鬟驚道官人如何曉得鳳生本是昨日聽得叫喚明白在

耳朵裏的却謅一個謊道小生一向聞得東隣楊宅有个素梅娘子世上無雙的美色侍女龍香姐十分乖巧十分賢惠仰慕已久了龍香終是丫頭家見識聽見稱讚他兩何道是外邊人真个說他好就有幾分喜動顏色道小婢子有何德能直教官人知道鳳生道強將之下無弱兵恁樣的姐姐須得恁樣的梅香姐方爲厮稱小生有緣昨日得瞥見了姐姐今日又得遇着龍香姐真是天大的福分龍香姐怎生做得一个方便使小生再見得姐姐一面麽龍香道官人好不知進退好人家兒女又不是煙花門戶知道

你是甚麼人、面生不熟、説个一見、再見、鳳生道小生姓鳳、名來儀、今年秋榜舉人、在此園中讀書、就是貼壁緊隣、你姐姐固是絶代佳人、小生也不愧今時才子、就相見一面也不辱沒了你姐姐、龍香道、慣是秀才家、有這些、老臉、説話不耐煩與你纏帳、且將菊花去與姐姐插戴則个、説罷、轉身就走、鳳生直跟將來送他、作个揖道、千萬勞龍香姐在姐姐面前説鳳來儀多多致意、龍香只做不聽、走進角門、撲的關了、鳳生只得回步轉來、只聽得樓窻豁然大開、高處有人叫一聲龍香、怎麼去了不來、急擡頭看時、正是昨日

凭窗女子、新妝方罷、等龍香採花不來、開窗叫他、恰好與鳳生打个照面、鳳生看上去、愈覺美麗非常、那楊素梅也看上鳳生在眼裏了、呆呆偷覷目不轉睛、鳳生以為可動、朗吟一詩道

幾回空度可憐宵　誰道秦樓有玉簫
咫尺銀河難越渡　寧交不瘦沈郎腰

樓上楊素梅聽見吟詩、詳那詩中之意、分明曉得是打動他的了、只不知道個書生是那一个、又沒處好問得、正在心下躊躇、只見龍香手撚了一朶菊花來、與他插好了、就問道姐姐你看見那園中狂生否、素

梅搖手道、還、在、那、廂、搖、擺、低、聲、些、不、要、被、他、聽、見、了、龍香道我正要他聽見、有這樣老臉皮沒廉恥的素梅道、他是那个怎麼樣沒廉恥你且說來、龍香道我自採花、他不知那里走將來撞見了、反說我偷他的花、被我搶白了一場、後來問我採花與那个戴、我說是姐姐、他見說出姐姐名姓、來不知怎的就曉得我叫做龍香說道一向仰慕姐姐芳名、故此送侍女名字、多打聽在肚裏的、又說昨日得暫見了姐姐、還要指望再見見、又被我搶白他是面生不熟之人、他纔說出名姓來、叫做鳳來儀是今年中的舉人、在此園

中讀書是个緊隣我不採他他深深作揖央我致意、姐姐道姐姐是佳人、他是才子、你道好沒意思麽、素梅道說輕些、看來他是个少年書生、高才自負的、你不理他便罷、（有心人）不要十分輕口輕舌的沖撞他、龍香道、姐姐怕龍香沖撞了他、等龍香去叫他來見見姐姐、姐姐自叫他話罷、素梅道痴丫頭、好个夯舌頭、怎麽好叫他見我、兩个一頭話一頭下樓去了、這裏鳳生聽見樓上唧噥一番、雖不甚明白、曉得是一定說他、心中好生痒痒、直等樓上不見了人、方才走回書房、從此書也懶開、茶飯懶吃、一心只在素梅身上、日日

在東墻探頭望腦時常兩下撞見那素梅也失魂喪魄的撩那少年書生不下每日上樓幾番但遇着便眉來眼去彼此有意只不曾交口又時常打發龍香只以採花爲名到花園中探聽他來踪去跡龍香一來曉得姐姐的心事二來見鳳生靦覥心裏也有些喜歡恐在裏頭撮合不時走到書房裏傳消遞息對鳳生說着素梅好生鍾情之意鳳生道對面甚覺有情只是隔着樓上下不好開得口總有心事無從可達龍香道官人何不寫封書與我姐姐鳳生喜道姐姐通文墨麼龍香道姐姐喜的是吟詩作賦豈但通

文墨而已、鳳生道這等待我寫一情詞起來勞煩你替我寄去看他怎麽說、鳳生提起筆來、一揮而就、詞云、

木落庭皋樓閣外形雲乍擁偏則向淒涼晉舍早將爽送眼角偷傳傾國貌、心苗曾種多情種問天公何日判作期成歡懽　詞寄滿江紅

鳳生寫完、付與龍香、龍香收在袖裏、走回家去見了素梅、面帶笑容、素梅問道你適在那邊書房裏來、有何說話、笑嘻嘻的走來、龍香道好笑那鳳官人見了龍香不說甚麽說話、把一張紙一管筆、只管寫來寫

去、被我、趕他、不、見、溜了、一、張、來、姐姐你看他寫的是甚麼、素梅接過手來看了一遍道寫的是一首詞、分明是他叫你拿來的、你却掉謊、龍香道、不瞞姐姐說、委實是他叫龍香拿來的、龍香又不識字、知他寫的是好、是歹、怕、姐、姐、一、時、嗔、怪、只、得、如、此、說、素梅道、我也不嗔怪你、只是書生狂妄、不叫、他、幾、字、他、只、道、我、不、知、其、意、只管歪纏、我也不與他吟詞作賦、賣弄聰明、定定的寫幾句說話、回他便了、龍香即時研起墨來、取幅花箋、攤在棹上、好个素梅、也不打稿、提起筆來就寫、寫道、

自古貞姬守節俠女憐才兩者俱賢各行其是但恐遇非其人、輕諾寡信、俠不如貞耳、與君爲隣、幸成日遇、有緣與否、君自揣之、勿徒調文琢句、爲輕薄相誘已也、聊此相復、小心已盡、無多言、

寫罷封好了、教龍香藏着、隔了一日、拿去與那鳳生、龍香依言、來到鳳生書房、鳳生驚喜道、龍香姐來了、那封書兒曾達上姐姐不、龍香拿個班道、甚麼書、不書、要我替你淘氣、鳳生道、好姐姐、如何累你受氣、龍香道、姐姐見了你書、變了臉道、甚麼人的書、要你拿來、我是閨門中女兒、怎麼與外人通書帖、只是要打、

龍香假有短致

鳳生道他既道我是外人、不該道書帖、又在樓上眼睜睜。看我怎的是他自家招風攬火、怎到打你、龍香道我也不到得與他打、我剛說道、我又不識字、知他寫的是甚麼、姐姐不像意、不要看他、拿去還他罷了、何必着惱、方纔免得一頓打、鳳生道好濟詐、若是不曾看着、拿來還了、有何消息、可不悞了我的事、龍香道、不管悞事不悞事、還了你、你自看去、袖中摸出來、撩在地下、鳳生拾起來、却不是起先拿去的了、曉得是龍香耍他帶着笑道、我說你家姐姐、不捨得惟我、必是好音、叫我了、折開來細細一看、跌足道好个有

見識的女子、分明有意于我、只怕我日後負心未肯造次耳、我如今只得再央龍香姐拿件信物送他、寫封實心實意的話求他定下个佳期、省得此往彼來、有名無實、白白地想殺了我、龍香道、爲人爲徹、快寫來我與你拿去、我自有道理、鳳生開了箱子取出一个白玉蟾蜍鎭紙來、乃是他中榜之時、母舅金三員外與他作賀的、製作精工、是件古玩、今將來送與素梅、作表記、寫下一封書道、

承示玉音、多關肝鬲、儀雖薄德、敢負深情、但肯俯通一夕之歡、必當永矢百年之好、謹貢白玉蟾蜍、

聊以表信、荆山之産、取其堅潤不渝、月中之象、取其團圓無缺、乞訂佳期、以慰渴想、　末寫道辱愛不才生鳳來儀頓首　素梅娘子粧前

鳳生將書封好、一同玉蟾蜍交付龍香、對龍香道、我與你姐姐百年好事、千金重擔、只在此兩件上面了、萬望龍香姐姐竭力周全、討个回音、則個、龍香道不須囑付、我也巴不得你們兩个成了事、有話面講、不耐煩如此傳書遞柬、鳳生作个揖道、好姐姐、如此幫襯、萬代恩德、龍香帶着笑拿着去了、走進房來回覆素梅道、鳳官人見了姐姐的書、若寔贊嘆、說姐姐有見

正與愛所嫁

識、又寫一封回書、送一件玉物事在此、素梅接過手來、看那玉蟾蜍光潤可愛、笑道他送來怎的、且折開書來看、素梅看那書時、一路把頭點點、臉頰微紅、有些沉吟之意、看到孱愛不才生幾字、笑道、騃秀才、那個就在這里愛你、龍香道、姐姐、若是不愛、何不絕了他、不許往來、既與他兜兜搭搭、他難道到肯認做不愛、不成、素梅也笑將起來道、痴丫頭、就像與他一路的、我到有何話與你商量、我心上眞有些愛他、其實瞞不得你了、如今他送此玉蟾蜍做了信物、要我去會他、這个却怎麼使得、龍香道、姐姐若是使不得空、

愛他也無用何苦把這个書生與得他不上不落的呆呆地百事皆廢了素梅道只恐書生薄倖且顧眼下風光日後不在心上撇人在腦後了如何是好龍香道這个龍香也做不得保人姐姐而今要絕他却又愛他要從他却又疑他如此兩難何不約他當面一會看他說話真誠罰个咒愿方纔憑着姐姐或短或長成就其事若不像个老實的姐姐一下子丟開再不要纏他罷了素梅道你說得有理我回他字去難得今夜是十五日團圓之夜約他今夜到書房裏相會便了素梅寫着幾字手上除下一个纍金戒指

兒、荅他玉蟾蜍之贈、叫龍香拿去、龍香應允、一面走到園中心下道、佳期只在今夜了、便宜了這酸子、不要直與他說、知走進書房中來、只見鳳生朝着紙窗、正在那里呆想、見了龍香、魆地跳將起來、道好姐姐、天大的事、如何了、龍香道什麼如何如何如何、他道你不知進退、開口便問佳期、這等看得容易、一下性子、書多扯壞了、連那玉蟾蜍也摜碎了、鳳生呆了、道、這般說起來、教我怎的纔是、等到幾時方好、可不害殺了我、龍香道不要心慌、還有好話在後、鳳生歡喜道、既有好話、快說來、龍香道好自在性、大着嘴子快說來、

快說來不直得陪个小心鳳生陪笑道好姐姐道是我不是了跪下去道我的親娘有甚麽好說話對我說罷龍香扶起道不要佻臉你且起來我對你說我姐姐初時不肯是我再三攛掇已許下日子了鳳生道在幾時呢龍香笑道在明年鳳生道若到明年我也當死好做周年了龍香道死了料不要我償命自有人不捨得你死有個丹藥方在此醫你袖中摸出戒指與那封字來交與鳳生道到不是害死却不要快活殺了鳳生接着折開看時上寫道

徒承往復未測中心擬作夜談各陳所願固不爲

投梭之拒、亦非效踰墻之徒、終身事大、欲訂完盟耳、先以約指之物為定、言出如金、浮情宜戒、如斯而已、末附一詩云

試斂聽琴心　來訪吹簫伴
為語玉蟾蜍　清光今夜滿

鳳生看罷、曉得是許下了佳期、又即在今夜、喜歡得打跌、料能夠做了救命的賢姐、教我怎生報荅也、能夠道閒話休題、既如此約定、到晚來切不可放甚麼人在此打攪、鳳生道、便是同窗兩个朋友出去久了、舅舅家裏一个送飯的人、送過便打發他去、不

呼喚他、却不敢來、此外別無甚人到此、不妨不妨、只是姐姐不要蹺蹊時變卦便好、龍香道、這个到不消疑慮、只在我身上、包你今夜成事便了、龍香自回去了、鳳生一心只打點歡會、住在書房中、巴不得到晚、那邊素梅、也自心裏忒忒地一似小兒放紙砲、又愛又怕、只等龍香回來商量到晚赴約、恰好龍香已到、回覆道、那鳳官人見了姐姐的字、好不快活、連龍香也受了他好些跪拜了、素梅道、說便如此說、羞答答地怎好去得、龍香道、既許了他、作耍不得的、素梅道、不去便怎麽、龍香道、不去不打緊、龍香說了、這一个大

大兄議女子非可以馬泊六目之

謊後來害死了他地府中還要攀累我素梅道你只管自家的來世再不管我的終身龍香道甚麼終身拚得立定主意嫁了他便是了素梅道既如此便依你去走一遭也使得只要打聽兄嫂睡了方好說話之間早已天晚天上放團圞推出一輪明月龍香走去了一更多次走來道大官人大娘子多喫了晚飯我守他收拾睡了纔來的我每不要點燈開了角門趁着明月悄悄去罷素梅道你在前走我後邊尾着怕有人來果然龍香先行素梅在後遮遮掩掩走到書房前龍香把手點道那有燈的不就是他書房素

傍人說是書房、便立定了脚、鳳生正在聘望不到之際、心痒難熬攢出攢入了一會、累在窗前歎氣、只聽得門外脚步響、急走出來迎着、這里龍香就出聲道、鳳官人姐姐來了、還不拜見、鳳生月下一看、真是天仙下降、不覺的跪了下去道、小生有何天幸、勞煩姐姐這般用心、殺身難報、素梅道紅了臉、一把扶起道、官人請尊重、有話慢講、鳳生立起來、就扶着素梅衣袂道、外廂不便、請小姐快進房去、素梅走進了門內、外邊龍香道、姐姐、我自去了、素梅叫道、龍香不要去、鳳生道、小姐等他回去、安頓着家中的好、素梅又叫

好个僉對 雅的於素

道。累轉轉就來。龍香道。曉得了。鳳官人關上了門罷。當下龍香走了。轉去鳳生把門關了進來。一把抱住道。姐姐想殺了鳳來儀。如今饒倖殺了鳳來儀也。一手就去素梅懷裏亂扯衣裙。素梅按住道。官人不要性急。說得明白。方可成歡。鳳生道。我兩人心事已明。到此地位。還有何說。只是抱着推他到床上來。素梅掙定了脚。不肯走道。終身之事。豈可草草。你咒也須賭一个。永不得負心。鳳生一頭推一頭口裏噥道。鳳來儀若負此情。永遠前程不吉不吉。素梅見他極態又哄他又愛他。心下已自軟了。不由的脚不放鬆。任

到此不得不草草

伲推去、正要倒在床上、只聽得園門外一片大聲擂敲、也似敲門、鳳生正在喉急之際、喫那一驚不小、便道、作怪了、此時是甚麽人敲門、想來没有別人、姐姐不要心慌、門是關着的、没事、我們且自上床、憑他門外叫喚、不要採他、素梅也慌道、只怕使不得、不如我去休、鳳生極了、恨性命抱住道、這等怎使得、這是活活的弄殺我了、正是色膽如天、鳳生且不管外面的事、把素梅的小衣服、解脫了、忙要行事、那曉得花園門年深月久、若不甚牢、早被外邊一夥人踢開了一扇、一路嚷將進來、直到鳳生書房門首來了、鳳生聽

見來得切近方纔看忙道古怪這聲音却似寶家兄弟兩个幾時回來的恰恰到此我的活冤家怎麽是好只得放下了手對素梅道我去頂住了門你把燈吹滅了不要做聲素梅心下驚惶一手把裙褲結好一頭把火吹息颼颼地揀暗處站着不敢喘氣鳳生走到門邊輕輕撥條櫈子把門再加頂住要走進來溫存素梅只聽得外面打着門道鳳兒快開門鳳生戰抖抖的回道是是是那個一個聲氣小些的道小弟寶尚文一個大些道小弟寶尚武兩個月不相聚了今日纔得回來這樣好月色快開門出來吾們同

夙誠說今夜正在苦興望乞見諒

去喫酒、夙生道夜深了、小弟已睡在床上了、懶得起來、明月盡興罷、外邊寶大道乘舍不遠、過談甚便、欲着人來請、因怕兄已睡着、未必就來、故此兄弟兩人、特來自邀、快些起來、夙生道、夜深風露、熱被窩裏起來、怕不感冒了、其寔的懶起、不要相強、足見相知、賓大道、兄與素豪、今夜何故如此寶二、便喫道、男子漢見說着喫酒看月有興的事、（不知更有何樂了此者）披衣便起、怕甚風露、夙生道、今夜偶然沒興、幸喜乞兒見賞二道、終不成使我們歸了興、便自這樣回去了、你若當真不起來時我們一發把這門打開來、莫怪相凂、夙生着了急、自想

道倘若他當真打進怎生是好低低對素梅道他若
打將進來必然事露姐姐你且躲在床後待我開門
出去打發了他就來素梅也低低道撇脫些我要回
去這事做得不好了怎麼處素梅望床後黑處躲好
鳳生纔撥開欖子開出門來見了他兄弟兩個且不
施禮便隨手把門扣上了道室中無火待我搭上了
門和兄每兩個坐話一番罷兩實道坐話甚麼酒盒
多端正在那里了且到寒家呼盧浮白喫到天明鳳
生道小弟不耐煩饒我罷實二道我們興高得緊
你耐煩不耐煩我們大家扯了去兄弟兩個多動手

扯着便走又加家僮們推的推攙的攙不由你不走鳳生只叫得苦却又不好說出正是

啞子慢嘗黃栢味　難將苦口向人言

没奈何只得跟着吆吆喝喝的去了這里素梅在房中心頭不丕丕的跳幾乎把個胆嚇破了着實懊悔無盡聽得人聲漸遠纔按定了性子走出床面前來整一整衣服望門外張一張悄然無人忖道此時想没人了我也等不得他趁早走回去罷去摸那門時誰想是外邊搭住了的狠性子一摸早把兩三個長指甲一齊䟒斷了要出來又出來不得要叫聲龍香又

想他決在家裏那里在外邊聽得又還怕被別人纏見了左右不是心裏煩躁撩亂沒討奈何看看夜深了坐得不耐煩再不見鳳生來到心中又氣又恨道難道貪了酒杯竟忘記我在這里了又替他解道方纔他負極不要去還是這些狂朋沒得放他回來轉展躊躇無聊無賴身體倦怠呵欠連天欲要睡睡又是別人家床鋪不曾睡慣不得伏貼亦且心下有事焦焦躁躁那裏睡得去悶坐不過做下一首詞云

幽房深鎖多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悶則和衣擁　無端猛烈陰風動驚破一番新夢

龍香然及有所恃此其時也

窓外月華霜重寂寞桃源洞

詞寄桃源憶故人素梅吟詞已罷早已雞鳴時候了龍香在家裏睡了一覺醒來想道此時姐姐與鳳官人也快活得勾了不免走去伏侍了他歸來早些省得天明有人看見做出事來開了房門踏着露草慢慢走到書房前來只見門上搭着扭兒疑道這外面是誰搭上的又來奇怪了自言自語了幾句裏頭素梅聽得聲音便開言道龍香來了麼龍香道是來了素梅道快些開了門進來龍香開進去看時只見素梅衣粧不卸獨自一個坐着驚問道姐姐起得這

肉可憐哭塞滿何只太凡者也

般早素梅道、那裏是起早、一夜還不曾睡、龍香道為何不睡、鳳官人那里去了、素梅嘆口氣道有這等不湊巧的事、說不得一兩句說話、一夥狂朋踢進園門來、拉去看月、鳳官人千推萬阻不肯開門、他直要打進門來、只得開了門隨他們一路去了、至今不來、且又搭上了門、教我出來又出來不得、坐又坐不過、受了這一夜的罪、而今你來得正好、我和你快回去罷、龍香道、怎麼有這等事、姐姐有心得到這時候了、鳳官人那、竟轉來還在此等他一等麼、素梅不覺淚汪汪的又嘆一口氣道還說甚麼等他、只自回去罷了。

正是

驀地魚舟驚比目　霎時樵斧破連枝

素梅自與龍香皿去不題、且說鳳生被那不做美的寶大寶二不由分說拉去喫了半夜的酒鳳生真是熱地上蜒蚰、一時也安不得身子、一桀求罷就被寶二大硬僭罰來鳳生雖是心裏不願待推却時又恐怕他們看出破綻只得免強發興指望早些散場誰知這些少年心性喫到興頭上越喫越狂那里肯住鳳生真是沒天得叫直等東方發白大家酩酊喫不得了方纔散手鳳生終是留心不至大醉帶了些酒

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意、別了二三寶、一步、恨不得做十步、踉蹌歸來、到得閨中、只見房門大開、急急走進叫道、小姐小姐、那見個人影、想着昨宵在此、今不得見了、不覺的趁着酒興、敲臺拍凳、氣得淚點如珠的下來、罵道、天殺的賈家兒弟、坑殺了我、千難萬難、到得今日纔得成就、未曾到手、不白地攪開了、而今不知又要費多少心機、方得圖成、只怕着了這一驚、不肯再來了、如何是好、悶悶不樂、倒在床上、一覺睡到日沉西方、起得來、急急走到閣東墻邊一看、但見樓窗緊閉、不見人踪、推推角門、又是關緊了的、沒處問个消息、怏怏而回、且在書

又挫些山[illegible]

房納悶不題且說那楊素梅歸到自已房中心裏還是恍惚不寧的對龍香道今後切須戒着不可如此龍香道姐姐只怕戒不定素梅道且看我狠性子戒起來龍香道到得戒時已是遲了素梅道怎見得遲龍香道身子已破了素梅道那里有此事你纔轉得身他們就打將進來說話也不曾說得一何那有別事龍香道既如此那人怎肯放下定然想殺了極不也害個風癱可不是我們的陰騭還須今夜再走一遭的是素梅道今夜若去你住在外面一邊等我一邊看人方不悞事龍香冷笑了一聲素梅道你笑甚

麽來龍香道、我笑、姐、姐、好个、狠、性、子、着、實、戒、得、定、兩個正要商量晚間再去赴期、不想裏面兄嫂處走出一个丫鬟來、報道、馮老孺人來了、元來素梅有个外婆嫁在馮家、住在錢塘門裏、雖没了丈夫、家事頗厚、開个典當舖在門前、人人曉得他是个富室、那些三姑六婆、没一个不來奉承他的、他只有一女、嫁與楊家、就是素梅的母親、早年夫婦雙亡了、孺人想着外甥女兒、雖然傍着兄嫂居住、未曾許聘人家、一日與媒婆每說起素梅親事、媒婆每道、若只托着楊大官人出名、說把妹子許人、未必人家動火、須得說是老

遲了

孺人的親外甥就在孺人家裏接茶出嫁的方有門當戶對的來孺人道是說得有理亦且外甥女兒年紀長大也要收拾他身畔來故此自已擡了轎又叫了一乘空轎一直到楊家要接素梅家去素梅接着外婆孺人把前意說了一遍素梅啃地哭了一驚推托道既然要去外婆先請回等甥女收拾兩日就來孺人道有什麼收拾我在此等了你去龍香便道也要揀個日子孺人道我揀了來的今日正是个黃道吉日就此去罷素梅暗暗地叫苦私對龍香道怎生發付那人龍香道總是老孺人守着在此便再遲兩

（老狐猾）

日去也會他不得了、不如且依着去了、等龍香自去回他消息、再尋機會罷、素梅只得懷着不快、跟着龍人去了、所以這日鳳生去望樓上、再不得見面、直到外邊去打聽、纔曉得是外婆家接了去了、跌足嘆恨、悔之無及、又不知幾時纔得回家、再得相會、正在不快之際、只見舅舅金三員外家、金旺來接他回家去、要商量上京會試之事、說道園中一應書箱行李、多收拾了家來、不必再到此了、鳳生口裏不說、心下思量道、誰想當面一番錯過、便如此你東我西、料想那還有再會的日子、只是他十分的好情、教我怎生放

得下一邊收拾、望着東墻只、管落下淚來、却是沒奈何、只得匆匆出門、到了金三員外家裏、員外早已收拾盤纏、是件停當、喫了餞行酒、送他登程、叫金旺跟着、一路伏侍去了、員外開在家裏、偶然一個牙婆走來賣珠翠、說起錢塘門裏馮家有个女兒、才貌雙全、尚未許人、員外叫討了他八字來、與外甥合一合看、那看命的、看得是一對上好到頭夫妻、夫榮妻貴、並無冲犯、員外大喜、即央人去說合、那馮孺人見說是金三員外、曉得是本處財主、叫人通知了外甥楊大官人、當下許了、擇了吉日、下了聘定、歡天喜地、離鄉

有此意所以到底成就

楊素梅心裏、只想着鳳生、見說許下了甚麼金家、好生不快、又不好說得出來、對着龍香只是啼哭、龍香覺解道、姻緣分定、想當日若有緣法、早已成事了、如此對面錯過、畢竟不是對頭、虧得還好、若是那一夜有些長短了、而今又許了一家、卻怎麼處、素梅道、說那裏話、我當初雖不與他沾身、也曾親熱一番、心已相許、我如今痴想還與他有相會日子、權且忍耐、若要我另嫁別人、臨期無奈、只得尋个自盡、報荅他那一點情分便了、怎生撇得他下、龍香道、姐姐一片好心、固然如此、只是而今怎能勾再與他相會、素梅道、

他如今料想在京會試、倘若姻緣未斷、得登金榜、他必然歸來尋訪着我、那時我辭了外婆、回到家中、好反設法得相見一番、那時他身榮貴、就是婚姻之事、或者還可挽回萬一、不然、我與他一言面訣、死亦瞑目了、龍香道、姐姐也見得是、且耐心着、不要煩煩惱惱、與別人看破了、生出議論來、不説兩个啣噥、且說鳳生到京、一舉成名、做了三甲進士、選了福建福州府推官、心裏想道、我如今便道還家、央媒議親、易如反掌、這姻緣仍在、誠爲可喜、進士不足言也、且要打點起程、金員外家裏有人到京來、說道家中已聘下

了夫人只等官人榮歸畢姻鳳生吃了一驚道怎麼聘下了甚麼夫人金家人道錢塘門裏馮家小姐見說才貌雙全的鳳生變了臉道你家員外好沒要緊那知我的就裏連忙就聘做甚麼金家人與金旺多疑怪道道是老員外好意官人為何反怪將起來鳳生道你們不曉得不要多管自此心中反添上一番愁緒起來正是

姻事雖成心事違　新人歡喜舊人啼
幾回暗裏添惆悵　說與傍人那得知

鳳生心中悶悶且待到家再作區處一面京中自趣

身、一面打發金家人先回報知、擇日到家、這里金員外曉得外甥歸來快了、定了成婚吉日、先到馮家下那袍段釵鐶請期的大禮、他把一個白玉蟾蜍做壓釵物事、道蟾蜍是一對、前日把一个送外甥了、今日又替他行禮、做了个剛剛人情、教媒婆送到馮家去、說金家那金榜題名、不日歸娶、已起程將到了、那馮老孺人好不喜歡、旁邊親親眷眷看的人、那一个不嘖嘖稱嘆、道素梅姐姐生得標緻、有此等大福、多來與素梅叫喜、誰知素梅心懷鬼胎、只是長吁短嘆、好生愁悶、默默歸房去了、只見龍香走來道、姐姐你看

見適纔的禮物麼、素梅道、有、甚、心、情、去、看、他、龍香道、一件天大僥倖的事、好叫姐姐得知、龍香聽得外邊人說、那中進士聘姐姐的那个人、雖然姓金、却是金家外甥、我前日記得鳳官人也曾說甚麼金家舅舅、只怕、那、个、人、就、是、鳳、官、人、也、不、可、知、素梅道、那有此事、龍香道、適纔禮物裏邊、有一件歷叙的東西、也是一个玉蟾蜍、與前日鳳官人與姐姐的一模二樣、若不、是、他、家、怎、生、有、這、般、一、對、素梅道、而今玉蟾蜍在那里、設法來看一看、龍香道、我方纔見有些蹺蹊、推說姐姐要看、拿將來了、袖裏取出、遞與素梅、看了一

會果像是一般的再把自家的在臂上解下來竝一竝看分毫不差想着前日的情不覺掉下淚來道若果如此眞是姻緣不斷古來破鏡重圓釵分再合信有其事了只是鳳郎得中自然說是鳳家下禮如何只說金家這裏邊有些不明怎生探得一个實消息果然是了便好龍香道是便怎麽不是便怎麽素梅道是他了萬千歡喜不必說起若不是他我前日說過的臨到迎娶自縊而死龍香道龍香到有个計較在此素梅道怎的計較龍香道少不得迎親之日媒婆先回話那時龍香粧做了媒婆的女兒隨了他去

看得果是那人即忙回來說知就是素梅道如此甚好但願得就是他這場喜比天還大龍香道我也巴不得如此看來像是有些光景的兩人商量已定過了兩日鳳生到了金家了那時馮老孺人已依着金三員外所定日子成親先叫媒婆去回話請來迎娶龍香知道趕到路上來對媒婆說我也要去看一看新郎有人問時只說是你的女兒帶了來的媒婆道這等折殺了老身同去走走就是只有一件事要問姐姐龍香道甚事媒婆道你家小姐天大喜事臨身過門去就做夫人了如何不見喜歡口裏嘟嘟噥噥

俗人之見自然如此

到像十分不快活的。這怎麼說。能香道。你不知道。我姐姐自小立願要自家揀個像意的姐夫。而今是老（此謊亦備得起）孺人做主。不管他肯不肯。許了他。不知新郎好歹。放心不下。故此不快活。媒婆道。新郎是做官的了。有甚麼不好。能香道。夫妻而上。只要人好。做官有甚麼用處。老娘曉得。道做官的姓甚麼。媒婆道。姓金了。還不知道。能香道。聞說是金員外的外甥。元不姓金。可知道姓甚麼。媒婆道。是便是外甥。而今外邊人只叫他金爺。他肉姓姓得有些異樣的。不好記。我忘記了。能香道。可是姓鳳。媒婆想了一想。點頭道。正是。這個什

麼怪姓。龍香心裏暗暗喜歡、已有八分是了、一路行來、已到了金家門首、龍香對媒婆道、老娘你先進去、我在門外張一張罷、媒婆道、正是、媒婆進去見了鳳生、回覆今日迎親之事、正在問荅之際、龍香門外一看看得果然是了、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嘻嘻的道、造化造化、龍香也有意要他看見、把身子全然露着、早已被門裏面看見了、鳳生問媒婆道、外面那个随着你來、媒婆道、是老媳婦的女兒、鳳生一眼瞧去、疑是龍香、便叫媒婆去裏面茶飯、自已踱出來看、果然是龍香了、鳳生忙道、甚風吹你到此、你姐姐在那里、龍

過了今日强會之何為

香道、鳳官人還問我姐姐、你只打點迎親罷了、鳳生道、龍香姐、小生自那日驚散之後、有一刻不想你姐姐、也叫我天誅地滅、怎奈是這日一去、彼此分散、無路可通、僥倖往京得中、正要歸來央媒尋訪、不想舅舅又先定下了這馮家、而今推却不得、沒奈何了、豈我情愿、龍香故意道、而今不情愿也說不得了、只辜負了我家姐姐一片好情、至今還是淚汪汪的、鳳生也拭淚道、待小生過了今日之事、再怎麼約得你家姐姐一會面、講得一番心事明白、死也甘心、而今你姐姐在那裏、曾回去家中不曾、龍香共他道、我姐姐

也許下人家了鳳生喫驚道咳咳許了那一家龍香道、是這城裏甚麼金家新中進士的鳳生道、又來胡說、城中再那里還有个金家新中進士只有得我龍香道、官人幾時又姓金鳳生道、這是我娘舅家姓、我一向榜上多是姓金不姓鳳、龍香嘻的一笑道、白日見鬼枉着人急了這許多時鳳生道適纔說起來敢是我聘定的就是你家姐姐却怎麼說姓馮龍香道、我姐姐也是馮老孺人的外甥故此人只說是馮家女兒其實就是楊家的人鳳生道前日分散之後、我問隣人說是外婆家接去想正是馮家了龍香道、正

別不過也的

是了鳳生道這話果真麼莫非你見我另聘了特把這話來耍我的龍香去袖中摸出兩个玉蟾蜍來道你看這一對先自成雙了一個是你送與姐姐的一個是你家歷叙的眼見得多在這裏了還要疑心鳳生大笑道有這樣奇事可不快活殺了我龍香道官人如此快活我姐姐還不知道明白哭哭啼啼在那里鳳生道若不是我你姐姐待怎麼龍香道姐姐看見玉蟾蜍一樣又見說是金家外甥故此也有些疑心先教我來打探說道不是官人便要自盡如今郎壯回去報他等他好收拾相待而今他這歡喜也非

同小可、鳳生道還有一件、他事在急頭上、只怕、還要疑心、是你權時哄他的、未必放心得下、你把他前日所與我的戒指拿去與他看、他方信是實了、可好麼、龍香道、官人見得是、鳳生卽把指頭上勒下來交與龍香去了、一面分付鼓樂酒筵齊備、親往迎娶、却說龍香急急走到家裏、見了素梅、連聲道、姐姐、正是他、正是他、素梅道、難道有這等事、龍香道、不信你看這戒指、那里來的、就把戒指遞將過來、道是他手上親除下來與我、叫我拿與姐姐看、做个憑據的、素梅微笑道、這个眞也奇怪了、你且說他見你說些甚麼、龍

香道、他說自從那日驚散、沒有一日不想姐姐、而今做了官、正要來商議這事、不想舅舅先定下了、他不知是姐姐、十分不情愿的、素梅道、他不匡是我、別娶之後、卻待怎麼、龍香道、他說原要設法與姐姐一面、說个委曲、死也瞑目、就眼淚流下來、我見他說得至誠、方與他說明白了、這些話、他好不歡喜、素梅道、他卻不知我為他如此立志、只說我輕易許了人家、道我沒信行的了、怎麼好、龍香道、我把姐姐這些意思、盡數對他說了、原說打聽不是迎娶之日、尋個自盡的、他也着意、恐怕我來回話、姐姐不信、疑是一時權

宜之計、哄上轎的說話、故此拿出這戒指來爲信、素梅道、戒指扗那里拿出來的、龍香道、緊緊的勒扗指頭上、可見他不忘姐姐的了、素梅此時纔放心得下、須臾、堂前鼓樂齊鳴、新郎冠帶上門、親自迎娶、新人上轎、馮老孺人也上轎、送到金家、與金三員外會了親、喫了喜酒、送入洞房、兩下成其夫婦、恩情美滿、自不必說、次日楊家兄嫂多來會親、賓家兄弟兩人也來、作賀鳳生、見了二寶、想着那晚之事、不覺失笑、自忖道、虧得原是姻緣、到底配合了、不然這一場攪散、豈是小可的、又不好說得出來、只自家暗暗僥倖、而

已做了夫妻之後時常與素梅說着那事兩个還是打緊的因想世上的事最是好笑假如鳳生與素梅索姓無緣罷了既然到底是夫妻那日書房中時節何不休要生出這番風波來畧進一步也到手了再不然不要外婆家去次日也還好再續前約怎生不先不後偏要如此間阻及至後來兩下多不打點的了却又無意中聘定成了夫婦這多是天公巧處却像一下子就上了手反沒趣味故意如此的却又有一時不偶便到底不諧的這又不知怎麼說有詩爲証

從來女俠會憐才　到底姻成亦異哉
也有驚分終不偶　獨含幽怨向琴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詩曰

黑蟒口中舌　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話說婦人家妒忌、乃是七出之條內一條、極是不好的事、却這個毛病、像是天生成的、一般再改不來的。宋紹興年間、有一個官人、乃是台州司法、姓葉名薦、有妻方氏、天性殘妒、猶如虎狠、手下養娘婦女們、纔楚挺杖、乃是常刑、還有灼鐵燒肉、將錐搠腮、性急起

狠好个活虎

來一口咬住不放定要咬下一塊肉來狠極之時纔血帶生喫了常有致死了的婦女裏頭若是模樣醜似人的就要疑心司法喜他一發受苦不勝了司法那里還好解勸得的雖是心裏好生不然却不能制得他没奈他何所以中年無子再不敢萌娶妾之念後來司法年已六旬那方氏也有五十六七歲差不多了司法一日懇求方氏道我年已衰邁豈還有取樂好色之意但老而無子後邊光景難堪欲要尋一個丫頭與他養個兒子為接續祖宗之計須得你周全這事方好方氏大怒道你就匡我養不出生起外

肯約門子還算好的

肯不失信也是好的

心來了我看自家晚間儘有精神只怕還養得出來你不要胡想司法道男子過了六十還有生子之事幾曾見女人六十將到了生得兒子出的方氏道你見我今年做六十齊頭了麼司法道就是六十也差不多兩年了方氏道再與你約三年那時無子憑你尋一個淫婦快活死了罷了司法唯唯從命不敢再說過了三年只得又將前說提起方氏已許出了口不好悔得只得繇他做啞聽他娶了一个婆娘便娶了只是心裏不伏氣尋非厮鬧沒有一會清净的忽然一日對司法道我眼中看你們做把戲定是幾不

得我年紀老了也不耐煩在此爭嚷你那里另揀一間房獨自關得斷的與我住了我在裏邊脩行只叫人供給我飲食我再不出來了憑你們過日子罷司法聽得不勝之喜道慙愧若得如此天從人願遂於屋後另築一小院收拾靜室一間送方氏進去住了家人們早晚問安遞送飲食多時沒有說話司法暗暗喜歡道似此清淨還像人家不道他晚年心性這樣改得好了他既然從善我們一發要還他禮體對那妾道你久不去相見了也該自去問候一番妾依主命獨自走到屋後去了直到天晚不見出來司法

未得其旨

道難道兩個說得投機只管留在那里了未免心裏牽挂自已悄悄步到那里去看走到了房前只見門窓關得鐵桶相似兩个人多不見司法把門推推推不開來用手敲着兩下裏頭雖有些聲響却不開出來司法道奇怪了回到前邊叫了兩個粗使的家人同到後邊去狠把門亂推亂踢那門拴脫了門早已跌倒一邊一擁進去只見方氏攧在地下說時遲那時快見了人來騰身一跳望門外亂竄出來衆人急回頭看去却是一隻大蟲喫了一驚再看地上血肉狼籍一個人渾身心腹多被喫盡只剩得一頭兩足

認那頭時正是妾的頭司法又苦又驚道不信有這樣怪事連忙去趕那虎已出屋後跳去不知那里去了又去喚集衆人點着火把望屋後山上到處找尋並無踪跡這个事在紹興十九年此時有人議論或

若是黃虎人虎亦亦能之

者連方氏也是虎喫了的未必這虎就是他却有一件虎只會喫人那里又會得關門閉戶來分明是方氏平日心腸狠毒元自與虎狠氣類相同今在屋後獨居多時忿戾滿腹一見妾來怒氣勃發遂變出形相來恣意咀嚼傷其性命方掉下去了此皆毒心所化也所以說道婦人家有 天生成妬忌的即此便是

物樣小子為何說這一段希奇事只因有个人家也為內眷有些妬忌做出一場沒了落事幾乎中了人的机謀哄弄出折家蕩產的事來若不虧得一个人有主意處置得風恬浪靜不知炒到幾年上纔是了結有詩為証

些小言詞莫若休　不須經縣與經州
衙頭府底賠杯酒　贏得猫兒賣了牛

這首詩乃是宋賢范弇所作勸人休要爭訟的話大凡人家些小事情自家收拾了便不見得費甚氣力若是一個不伏氣到了官時衙門中没一個肯不要

賺錢的不要說後邊愉了就是贏得來算一算費用過的財物已自合不來了何況人家弟兄們爭着祖父的遺產不肯相讓一些情愿大塊的東西作成別個得去了又有不肖官府見是上千上萬的狀子動了火起心設法這邊送將來便道我斷多少與你那邊送將來便道我替你斷絕後患只管埋着根脚漏洞等人家爭个沒休欲蕩盡方休又有不肖縉紳見人家是爭財的事容易相幫東邊來說也叫他送些與我我便右袒西邊來說也叫他送些與我我便右袒兩家不歇手落得他自飽滿了世間自有這些人

在那里官司豈是容易打的自古說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到收場想一想總是被没相干的人得了去何不自己骨肉便喫了些虧錢財還只在自家門裏頭好今日小子說這有主意的人便真是見識高強的這件事也出在宋紹興年間吳興地方有个老翁姓莫家資鉅萬一妻二子已有三孫那莫翁富家性子本好淫慾少年時節便有娶妾買婢好些風流快活的念頭又不愁家事做不起隨他討着幾房粉黛三千金釵十二也不難處的只有一件不凑趣處那莫老姥却是十分利害他平生有三恨

一恨天地　二恨爹娘　三恨雜色匠作

你道他爲甚麼恨這幾件他道自己身上生了此物別家女人就不該生了爲甚天地沒主意不惟我不爲希罕又要防着男人二來爹娘嫁得他遲了些个不曾眼見老兒破體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處更有一件女人溺床總在馬子上罷了偏有那些燒窰匠銅錫匠弄成溺器與男人撒溺將陽物放進放出形狀看不得似此心性你道莫翁少年之時容得他些鬆寬門路麼後來生子生孫一發把這些閑花野草的事體剛个斷絕了此時莫翁年已望七莫媽房裏有

个丫鬟名與雙荷、十八歲了、莫翁晚間睡時、叫他擦背捶腰、莫媽因是老兒年紀已高、無心防他這件事、況且平時奉法惟謹、放心得下慣了、誰知莫翁年紀雖高、慾心未已、乘他身邊伏侍時節、與他捏手捏脚、私下肉麻、那雙荷一來見是家主、不敢則聲、二來正值芳年、情竇已開、也滿意思量那事、儘吹得這一杯酒、背地裏兩个做了一手、有个歇兒罩嘲着老人家偷情的事、

老人家再不把淫心改變、見了後生家只管歪纏、
怎知道行事多不便、搵腮是皺面頬、做嘴是白鬍

髯正到那要緊關頭也却又軟軟軟軟說那莫翁與雙荷偷了幾次家裏人漸漸有些曉得了因爲莫媽心性利害只沒人敢對他說連兒子媳婦爲着老人家面上大家替他隱瞞誰知有這樣不做美的兜家勾當那妮子日逐覺得眉麄眼慢乳脹腹高嘔吐不停起初還只道是病看看肚裏動將起來曉得是有胎了心裏着忙對莫翁道多是你老沒志氣做了這件事而今這樣不尷尬起來媽媽心性若是知道了肯干休的我這條性命眼見得要葬送了不住的眼淚落下來莫翁只得寛慰他道且莫着

未爲不見

丫頭見識不過如此

急我自有个處置在那里莫翁心下自想道當真不是要處我一時高興與他弄一个在肚裏了媽媽知道必然打罵不容枉害了他性命縱或未必致死我老人家子孫滿前却做了此沒正經事妙得家裏不靜也好羞人不如趂這妮子未生之前尋個人家嫁了出去等他帶胎去別人家生育了糊塗得過再處算計已定私下對雙荷說了雙荷也是巴不得這樣的既脫了狠家主婆又別配个後生男子有何不妙方纔把一天愁消釋了好些果然莫翁在莫媽面前尋個頭腦故意說丫頭不好要賣他出去莫媽也是

老翁自痴
丫頭心亡
何處丈夫

雙荷年長、光景妖嬈、也有些不要他在身邊了。遂聽了媒人之言、嫁出與在城花樓橋賣湯粉的朱三。朱三年紀三十以内、人物儘也濟楚。雙荷嫁了他、算做得郎才女貌、一對好夫妻。莫翁只要着落得停當、不爭財物。朱三討得容易、頗自得意。只不知討了个帶胎的老婆來、漸漸朱三識得出了。雙荷實對他說道、我此胎實係主翁所有、怕媽媽知覺、故此把我嫁了出來、許下我看管終身的。你不可說甚麼打破了機關、落得時常要他周濟些東西。我一心與你做人家便了。朱三是個經紀行中人、只要些小便宜、那里還

晉青黃皁白況且曉得人家出來的丫頭那有眞正女身又是新娶情熱自然含糊忍住了娶過來五個多月養下一個小廝來雙衕搖地叫人通與莫翁知道莫翁雖是沒奈何擬了出來心裏還是割不斷的見說養了兒子道是自巳骨血瞞着家裏悄悄將兩挑米幾貫錢先送去與他喫用以後節節衣服與那小厮子穿着的沒一件不支持了去朱三反靠着老婆福蔭落得喫自來食那兒子漸漸大起來莫翁雖是暗地周給他用度無缺却到底瞞着生人眼不好認帳隨那兒子自姓了朱跟着朱三也到市上幫做

生意、此時已有十來歲、街坊上人點點搐搐、多曉得是莫翁之種、連莫翁家裏兒子媳婦們、也多曉得老兒有這外養之子、私下在那里盤纏他家的、却大家粧聾做啞、只做不知、莫媽心裏也有些疑心、不在眼面前了、又沒人敢提起、也只索罷了、忽一日莫翁一病告殂、家裏成服停喪、自不必說、在城有一夥破落户、管閒事喫閒飯的沒頭鬼光棍、一个叫做鐵裏蟲宋禮、一个叫做鑽倉鼠張朝、一个叫做吊睛虎牛三、一个叫得洒墨州官周丙、一个叫得白日鬼王癟子、還有幾个不出名提草鞋的小夥、共是十來个、專一

神其吐之乎

捕風捉影、尋人家閒頭腦、挑弄是非、扛幫生事、那五个爲頭、在黑虎玄壇趙元帥廟裡歃血爲盟、結爲兄弟、盡多改姓了趙、總叫做趙家五虎、不拘那里有事、一个人打聽將來、便合着伴去做、得利平分、平日曉得賣粉朱三家兒子是莫家骨血、這日見說莫翁死了、衆兄弟商量道、一椿好買賣到了、莫家乃巨富之家、老媽媽只生得二子、享用那二三十萬不了、我們攛掇朱三家那話兒去告爭、分得他一股、最少也有幾萬數、我們幫的也有小富貴了、就不然、只要起了官司、我們打點的打點、賣陣的賣陣、這邊不着那邊

着好歹也有幾年纏帳了也强似在家裏費本、大家
拍手道造化造化、鉄裏蟲道、我們且去見那瞎兒、看
他主意怎麽的設法誘他上這條路便了、多道有理、
一齊向朱三家裏來、朱三平日賣粉湯、道五虎日日
在衙門前後走動、時常買他的點飢、是熟主顧、家朱
三見了、拱手道列位光降、必有見諭、那吊睛虎道請
你娘子出來、我有一事報他、朱三道何事、白日鬼道、
他家莫老兒死了、雙衙在裏面聽得、哭將出來道、我
方纔聽得街上是這樣說、還道未的、而今列位來說、
一定是真了、一頭哭一頭對朱三說、我與你失了這

泰山的靠傍今生再無好日了鑽倉鼠便道怎說這
話如今正是你們的富貴到了五人齊聲道我兄弟
們特來送這一套橫財與你們的朱三夫妻多驚疑
道這怎麽說鉄裏蟲道你家兒子乃是莫老兒骨血
而今他家裏萬萬貫家財田園屋宇你兒子多該有
分何不到他家去要分他的他若不肯分拆與他喫
場官司料不倒斷了你們些去擡住打到底害你兒
子不着與他滴起血來怕道不是真的這一股穩穩
是了朱三夫妻道事到其實如此我們也曉得只是
輕易起了个頭一時住不得手的自古道貧莫與富

鬭、喫官司全得財來使費、我們怎麽敵得他過、弄醫
後邊、不伶不俐、反爲不美、況且我每這樣人家、一日
不做、一日没得喫的、那裏來的人力、那裏來的工夫、
去喫官司、鉄裏虫道、這個誠然也要慮到、打官司全
靠使費與那人力兩項、而今我和你們熟商量、要人
力時、我們幾個弟兄相幇你衙門做事、儘勾了、只這
使費難處、我們也說不得、小錢不去、大錢不來、五个
弟兄、一人應出一百兩、先將來下本錢、替你使用去、
你寫起一千兩的借票來、我們收着、直等日後斷過
家業來、到了手、你每照契還我、只近得你每一本一

利也不爲多此外謝我們的、罷你們另商量了、那時是白得來的東西、左右是不費之惠、料然決不悔了、我們朱三夫妻道若得列位如此相幫、可知道好、只是打從那裏做起、鉄裏出道你只依我們調度、包管停當、且把借票寫起來爲定、朱三只得依着寫了、押了个字、連兒子也要他画了一个、交與衆人、衆人道、今日我每弟兄且去、一面收拾銀錢停當了、明日再來計較行事、朱三夫妻道、全仗列位看顧、當下衆人散了去、雙荷對丈夫道這些人所言、不知如何可做得來的麼、朱三道、總是不要我費一个錢、看他們

屠人專以
肚大的後
果

怎麼主張依得的只管依着做去或者有些渦水龜不見得用去是他們的得來是我們的有甚麼不便宜處雙荷道不該就寫紙筆與他朱三道秤我個三千個做肉賣也值不上幾兩他拿了我千貫的票子若不奪得家事來他好向那裏討果然奪得來時就與他些也不難了況且不寫得與他他怎肯拿銀子來應用有這一紙安定他每的心纔肯盡力幫我雙荷道爲甚孩子也要他着個字朱三道奪得家事是孩子的怎不叫他着字這个到多不打緊只看他們擂掇怎麼樣做法便了不說夫妻商量且說五虎出了

先兆

來家的門大家笑道這家子被我們說得動火了只是扯下這樣大謊那里多少得些與他起个頭鍬裏也道當真與我們有得已裏錢先折去不成只看我畧施小計不必用錢這四个道有何妙計鍬裏也道我如今只要拿一疋粗麻布做件衰衣與他家小厮穿了叫他竟到莫家去做孝子攛得莫家母子惱躁起來吾每只一个錢白紙告他一狀這就是五百兩本錢了四個拍手道妙妙事不宜遲快去快去鍬裏也果然去賸那了一疋麻布到裁衣店剪開了縫成了一件衰衣手裏拿着道本錢在此了一湧的望朱三

家裏來朱三夫妻接着道列位還是怎麽主張鐵裏虫道叫你兒子出來我教道他事體雙荷對着孩子道這幾位伯伯幫你去討生身父母的家業你只依着做去便了那兒子也是个乖的說道既是我生身的父親那家業我應得有的只是我娃子家教我怎的去討纔是鐵裏虫道不要你開口討只着了這件孝服我們引你到那裏你進門去到了孝堂裏面看見靈幃你伊放聲大哭哭罷就拜拜了四拜往外就走有人問你說話你只不要回他一徑到外邊來我們多在左側茶坊裏等你便了這个却不難的朱三

此天籟也
可憐可憐

道只如此有何益衆人道這是先送個信與他家你兒子出了門第二日就去進狀我們就去替你使用打點你兒子又小官府見了只有可憐決不難爲他的況又實實是骨血脚踏硬地這家私到底是穩取的了只管依着我們做去朱三對妻子道列位說來的話多是有着數的只教兒子依着行事決然停當那兒子道只如方才這樣說的話我多依得我心裡也要去見見親生父親的影像哭他一塲拜他一拜雙荷掩淚道乖兒子正是如此朱三道我到不好隨去得旣有列位同行必然不差把兒子交付與列位

了我自到市上做生意去晚來討消息罷、當下朱三
自出了門、五虎一同了朱家兒子、徑往莫家來、看到
門首、多走進一個茶坊裏面坐下、喫个泡茶、可喝看
家兒子道、那門上有喪牌孝簾的、就是你老兒家裏、
你進去、依着我言語行事、遂把喪衣與他穿着、停當
了、那孩子依了說話、不知甚麼好歹、大踏步走進門
裏面來、一直到了孝堂、看見靈牌、果然哭天倒地價
哭、起來也是孩子家天性所在、那孝堂裏頭聽見哭
響、只道是弔客來到、盡皆來看、只見是一個小厮身
上打扮與孝子無二、且是哭得悲切、口口聲聲叫着

親爹爹孝堂裏看的不知是甚麼緣故人人驚駭道這是那里說起莫媽聽得哭着親爹又見這般打扮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喫道那里來這个對猶哭得如此異樣虧得莫大郎是个老成有見識的人早已瞧科了八九分忙對母親說道媽媽切不可造次這件事了不得我家初喪之際必有奸人動火要來挑釁絮成火囤落了他們圈套這人家不經折的只依我指分方免禍患莫媽一時間見大郎說得利害也有些慌了且住着不喫冷眼看那外邊孩子只見他哭罷就拜拜了四拜正待轉身莫大郎連忙

跳出來一把抱住道你不是那花樓橋賣粉湯朱家的兒子麽孩子道正是大郎道既是這等你方纔拜了爹爹也就該認了媽媽你隨我來一把扯他到孝幔裏頭指着莫媽道這是你的嫡母親快些拜見莫媽倉卒之際只憑兒子受了他拜已過大郎指自家道我乃是你長兄你也要拜拜過又指點他拜了二兄以次至大嫂二嫂多叫拜見了又領自己兩個兒子兄弟一個兒子立齊了對孩子道這三个是你侄兒你該受拜拜罷孩子又望外就走大郎道你到那里去你是我的兄弟父親既死就該住在此君爽這

是你家裏了還到那里去大郎領他到裏面交付與
自己娘子道你與小叔叔把頭梳一梳替他身上出
脫一出脫把舊時衣服脫掉了多替他換了些新鮮
的而今是我家裏人了孩子見大郎如此待得他好
心裏雖也歡喜只是人生面不熟又不知娘的意思
怎麼有些不安貼還想要去大郎曉得光景就着人
到花樓橋朱家去喚那雙荷到家裏來說道有要緊
說話雙荷曉得是兒子面上的事了亦且原要來尋
衷急忙換了一身孝服來到莫家靈前哭拜已畢大
郎即對他說你的兒子今早到此我們已認做兒義

處得斬然自可無異詞矣

了。而今與我們一同守孝日後與我們一樣分家你不必記挂所有老爹爹在日給你的飯米衣服我們照帳按月送過來與你與在日一般這是有你兒子面上你沒事不必到這里來因你是有丈夫的恐防議論到粧你兒子的醜只今日起你兒子歸宗姓莫不到朱家來了你分付你兒子一聲你自去罷雙荷聽得不勝之喜若得大郎看死的老爹爹面上如此處置停當我燒香點燭親報大郎不盡說罷進去見了莫媽與大嫂二嫂只是拜謝莫媽此時也不好生分得大家沒甚說話打發他回去雙荷叮囑兒子好

生住在這里小心奉事大媽媽與哥哥嫂嫂你落了好處我放心得下了方纔大郎說過我不好長到這里你在此過幾時斷了七七四十九日再到朱家來相會罷孩子既見了自家的娘又聽了分付的話方纔安心住下婁前自歡歡喜喜與丈夫說知去了且說那些沒頭鬼光棍趙家五虎在茶房裏面坐地眼巴巴望那孩子出來就去做事狀了多打點停當了誰知守了多時再守不出看看到晚不見動靜疑道莫非我們閑話時那孩子出來錯了眼竟到他家裏去了走一個到朱家去看見說兒子不曾到家倒叫

了娘子去、一發不解走來回覆衆人、大家疑惑、就像熱盤上蟻子坐立不安再着一個到朱家伺候、又說見雙荷歸來老大懽喜說兒子已得認下收留了衆人尚在茶坊未散見了此說個個木呆正是

　　思量撥草去尋蛇　　這回却沒蛇兒弄
　　平常家裏沒風波　　總有良平也無用

說道幾個人鬧得孩子已被莫家認作兒子了許多焰騰騰的火氣却像淋了幾桶的冰水手脚多索解了大家嘆道晦氣撞着這樣不長進的人家難道我們商量了這幾時當真倒罷了便宜了這小厮不成鉄

裏史道、且不要慌、也不到得便宜了他、也不到得我們自住了手、衆人道、而今還好在那里入腳、鉄裏史道、我們原說與他奪了人家、要謝我們一千銀子、他須有借票在我手裏、是朱三的親筆、衆人道、他家先自收拾了、我們並不曾沾得他一些、也不好替朱三討得、況且朱三是窮人、討也沒幹、鉄裏史道、明日我要那孩子也着个字的、而今揀有頭髮的揪、這幾時只與那孩子討、等他說沒有、就告了他、他小廝家新做了財主、定怕喫官司的、央人來與我們講和、須要贖得這張紙去、纔乾淨、難道白了不成、衆人道有見

識、不枉叫你做鈌裏虫、真是見識硬掙、鈌裏虫道、還有一件、只是眼下還要從容、一來那票子上日子、沒多兩日、就討就告官府、要疑心、二來他家方纔收留、家業未有得就分與他、他也便沒有得拿出來還人、這是半年一年後的事、衆人道、多說得是、且藏好了借票、再耐心等等、弄他、自此一夥各散去了、這里莫媽性定、抱怨兒子道、那小業種來時、爲甚麽就認了他、大郎道、我家富名久出、誰不動火、這兒弟實是爹爹親骨血、我不認他時、被光棍弄了去、今日一狀、明日一狀、告將來、告个沒休、衙門人役、个个來詐錢、

親眷朋友人人來拐騙還有官府思量起發開了口不怕不送不知把人家折到那里田地及至拌得到底問出根由少不得要斷這一股與他何苦作成別人肥了家去所以不如一面收留省了許多人的妄想有何不妙媽媽見說得明白也道是了一家喜歡過日忽然一日有一夥人走進門來說道要見小三官人的這里門上方要問明內一人大聲道便是朱家的拖油瓶大郎見說得不好聽自家走出來見是五個人雄糾糾的來施禮問道小令弟在家麼大郎道在家裏列位有何說話五個人道令弟少 在下家

裏些銀子、特來與他取用、大郎道、這個却不知道、叫他出來、就是大郎進去、對小兄弟說了、那孩子不知是甚麼頭腦、走出來一看、認得是前日趙家五虎上前見禮、那幾個見了孩子道、好个小官人前日是我們送你來的、你在此做了財主、就不記得我們了、孩子道、前日這邊留住了、不放我出門、故此我不出來得、五虎道、你而今既做了財主、這一千銀子該還得我們了、孩子道、我幾曾曉得有甚麼銀子、五虎道、銀子是你晚老子朱三官所借、却是爲你用的、你也着得有花字、孩子道、前日我也見說、說道恐防喫官司、

要銀子用故寫下借票而今官司不喫了那里還用你們什麼銀子五虎發狠道現有票在這里你賴了不成大郎聽得聲高走出來看時五虎告訴道小令弟在朱家時借了我們一千銀子不還而今要賴起來大郎道我這小小兄弟借這許多銀子何用孩子道哥哥不要聽他五虎道現有借票我和你衙門裏說去一閧多散了大郎問兄弟道這是怎麼說孩子道起初這幾个攛掇我母親告狀母親囬他沒盤纏喫官司他們說只要一張借票我每借來與你以後他們領我到這里來哥哥就收留下不曾成官司他

怎麽要我還起銀子來大郎道可恨這些光棍旱是我們不着他手而今既有借票在他處他必不肯干休定然到官你若見官莫怕只把方纔實情照樣是這等一說官府自然明白的沒有小小年紀斷你還他銀子之理且安心坐着看他怎麽次日這五虎果然到府裏告下一紙狀來告了朱三莫小三兩個名字騙扨千金之事來到莫家提人莫大郎二郎等商量與兄弟寫下一紙訴狀訴出從前情節就用着兩個哥哥爲証竟來府裏投到府裏太守姓唐名象是個極精明的一干人提到了聽審時先叫宋禮等上

前問道、朱三是何等人、要這許多銀子來做甚麼用、宋禮道、他說要與兒子置田買產、借了去的、太守叫朱三問道、你做甚麼勾當、借這許多銀子、朱三道、小的是賣粉羮的經紀、不上錢數生意、要這許多做甚麼、宋禮道、見有借票、我們五人、二百兩一个、交付與他及兒子莫小三的、太守拿上借票來看、問朱三道、可是你寫的票、朱三道、是小的寫的票、却不曾有銀子的、宋禮道、票是他寫的、銀子是莫小三收去的、太守叫莫小三、那莫家孩子應了一聲、走上去、太守看見是个十來歲小的、一發奇異、道這小廝收去這些

好猜定

朱三亦合與杖

銀子何用宋禮爭道是他父親朱三寫了票拿銀子與這莫小三買田的見今他有許多田在家裏太守道父姓朱怎麽兒子姓莫朱三道瞞不得老爺這小厮原是莫家孽子他母親嫁與小的所以他自姓莫專爲衆人要幇他莫家去爭産哄小的寫了一票做爭訟的用度不想一到莫家他家大娘與兩个哥子竟自認了分與田産小的與他家没訟得爭了還要借銀做甚麽用他而今據了借票生端要這銀子這那里得有太守問莫小三其言也是一般太守點頭道是了是了就叫莫大郎起來問道你當時如何就

肯認了莫大郎道、在城棍徒、無風起浪、無洞摑蟹、虧得當時立地就認了、這些人還道放了空箭、未肯住手、致有今日之告、若當時略有推托、一涉訟端、正是此輩得志之秋、不要說兄弟這千金、要被他詐了去、家裏所費又不知幾倍了、太守笑道、妙哉、不惟高義、又見高識、可敬可敬、我看宋禮等五人、也不像有千金借人的、朱三也不像借人千金的、元來真情如此、實爲可恨、若非莫大有見、此輩人人飽滿了、提起筆來判道、

千金重利、一紙足憑、乃朱三赤貧、則誰與莫子

乳臭須此何爲細訊其詳始燭其詭宋禮立褁蹄之約希蝸角之爭莫大以對牀之情消鬩墻之釁旣漁翠謀而喪氣猶挾故紙以垂涎重創其奸立毀其券、

當時將宋禮等五人每人三十大板、問擬了教唆詞訟、詐害平人的律、脊杖二十、刺配各遠惡軍州、吳興城裏去了這五虎、小民多是快活的、做出幾句口號來、

飯裏虫有時蛀不穿鑽倉鼠有時喫不飽吊牆老虎沒威風酒墅判官齊跌倒白日裏鬼胡行這回

見不見了

唐太守又旌奬莫家、與他一个孝義之門的扁額、免其本等差徭、此時莫媽媽纔曉得兒子大郎的大見識、世間弟兄不睦、葬若外人、相幫起訟者、當以此爲鑒、詩曰

世間有孽子　亦是本生枝　秖因嶄所爲
反爲外人資　漁翁坐得利　鷸蚌枉相持
何如存一讓　是名不漏卮